

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问题

南开大学文学院 刘俐俐

“讲述和倾听（书写与阅读）故事”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如果对超越所有学科之上的人类学意义的故事有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或将开启人文科学研究新的空间。

我们可以将故事看作“讲述和倾听（书写与阅读）故事”的动宾词组。按照现有学科体制，专门研究故事的学科是民间文学中的故事学。20世纪以来，我国故事学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故事专题、体裁特征、故事家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实际上，故事不只是民间文学，更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依此逻辑，则与人类相关的所有学科都可能涉及故事现象并有自己的故事问题。借此，各学科从其研究目的出发关注故事，就顺理成章地形成故事研究的人类学大视野。重要的是发现人类学大视野的自觉意识，并善于从中提出有价值的故事问题。

文学内外的故事研究领域

故事研究的视野可以自然分为文学之内、之外两部分。

文学之内的故事研究领域主要有四类。一为民间故事学，其研究对象定位在民间口头故事。民间口头故事自然发生、流传和变异。民间故事学不负责解决它如何为“文学”的问题，一般不涉及审美和价值评价等问题。二为口头诗学，英文一般称之为“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诞生于美国，主要是一种民俗学理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民间口传文学作品，特别是史诗类大型叙事样式。口头诗学的创始人是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其拓展者是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代表性著作为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man）的《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等。口头诗学是民间故事学田野语境研究的分支，其主要特性与民间故事学基本一致。三为叙事学，其研究对象一般被认为是作家叙事文学，但叙事学的研究理路之一聚焦于故事、着力建构故事语法。其理论资源来自俄国形式主义，具体说就是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其所着力建构的故事语法来自民间故事，作家叙事文学与口头故事共有基本故事语法。四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其研究路向定位为“解读中国叙事文学的故事主题”，即追溯某个故事本事怎样从民间口头辗转进入作家文学如小说中，又如何从一篇小说衍化进入另一篇小说或戏剧中。

文学之外涉及故事的学科及研究领域主要有六类，它们原本与文学乃至故事无关，但为了解决自身学科的问题，其研究均在与故事、叙事、小说的关系中展开，且学科间边界模糊，常出现交叉。一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与故事和小说关系的研究。代表性著作为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该研究从小说虚构、想象的特性与读者阅读功能的关系角度入手，考察故事参与建设社会正义和司法标准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二为自由主义哲学等与故事和小说关系的研究。代表性著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三为后现代学术处境及其出路与故事和小说关系的研究。代表性著述为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的《理论中的文学性》。他在描述后现代学术语境的变化后，提出应重新思考文学中的文学性。四为社会实用理论系统与故事关系的研究。汤姆·凯利（Tom Keley）和乔纳森·李特曼（Jonathan Littman）合著的《决定未来的10种人——10种创新，10个未来》一书认为，决定未来的有10种人，其中一种即“说故事的人”。五为作为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一的叙事探究理论与方法，即以叙事为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代表性著作为加拿大的D.简·克兰迪宁、F.迈克尔·康纳利合著的《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等。六为叙事伦理学，其目的在伦理，而不在叙事。该研究领域探讨叙事与人

类对精神寄托的寻找的关系。代表性著作国内有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等，国外有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重负与神恩》等。

开启人文科学研究的新空间

由文学内外多个学科领域涉及和研究故事的事实，可以发现诸多有趣的现象和规律。首先，在文学之内，民间故事学是关于民间口头故事的系统理论与知识体系，口头诗学是民间故事学的田野研究的分支。口头诗学的诞生是由古典学研究中关于《荷马史诗》从何而来的问题所引出的，原本被认为是作家文学的《荷马史诗》实际上是口头史诗。考虑到叙事学的故事语法来自口头故事等事实，可以认为，故事贯穿于口头与书面文学始终。其次，文学之外各学科关于故事的思考，均将故事看作人之本性或本能，考察故事对各自研究目标的价值。故事从口头到书面，伴随人类进入各个社会形态和文化生活样态，这一事实本身证实了“讲述和倾听（书写与阅读）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文学之外各学科关于故事乃至文学的研究，重视文学想象尤其是小说中的文学想象，重视读者阅读故事，认为读者约定俗成地确认小说、故事的虚构特性，由此保持了“明智的旁观者”身份和姿态，从而具有对事物进行全面审慎的观察、判断乃至裁决的能力。所以，相关著述认为，应从人之本能出发，探讨虚构、想象、小说、故事等范畴与社会正义等问题相关联的内在可能性和合理性，认为不是因为需要人阅读，而是人需要故事和小说，才有了故事与小说。人的虚构、想象能力恰好与小说、故事的虚构、想象特质相吻合，小说由此可以参与到社会正义的建构中。也正由此，“说故事的人”在社会中广受欢迎。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对超越所有学科之上的人类学意义的故事有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或将开启人文科学研究新的空间。比如，文学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史观念、故事与小说之关系、小说作家身份与故事家身份的区别与联系、故事与当下人们文学生活之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就此而言，一些文学理论新的生长点会借对故事的人类学意义的理解和把握而诞生。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 2012 年一般项目“张爱玲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TJZW12-002）阶段性成果）